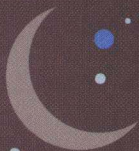


SEVEN KINDS OF
MUSHROOMS

蘑菇七种

张炜 著



SEVEN KINDS OF MUSHROOMS

磨菇七种

张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蘑菇七种/张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01 - 5

I. 蘑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7443 号

蘑菇七种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黄国弋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封面题字: 车前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200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5.75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01 - 5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蘑菇七种 I

童年之梦 159

《蘑菇七种》及其他 164

叫“宝物”的是一条丑陋的雄狗，难以驯化。它的品性实际上更接近于狼。给它取名字的人是这方世界的君王，叫“老丁”。它从小就皮毛脏臭，脾气凶悍，咬死了很多同伴和猫。有的雌狗赶来与它亲近，也被它咬伤了。很多人想打死它，都没能得手。可老丁的话它句句听，二者之间心心相印。老丁说：“宝物，你遭嫉了。”它的恶毒的眼睛湿润着，盯着这个像石头刻成的老人：消瘦矮小，额头鼓鼓，口是方的，张开很大。智慧的主人哪，英勇无敌，威震四方。宝物细绳般的小尾巴摇了三次。老丁被烟卷烤黄的食指翘起来，刺着头顶短短的毛发。

天色暗下来时，宝物出巡了。

这片林子永远是水气淋漓，天地蒙蒙；青蛙乱蹦，河蟹

飞走，长嘴鸟儿咕咕叫唤。宝物跑着，浑身的皮毛不停抖动。有一次它被树隙的蛛网挡了一下脸，就愤怒地跳起来。蜘蛛给逮住了，接着被“咯嘣”一声咬碎了滚圆的肚子。它大叫着发出咒骂。可它不知咬死的是一只巨毒蜘蛛，毒液正渗进它的嘴角。

一个黑面高个子背着枪转出来，笑着叫它。它像没有听见一样跑起来；跑了一会儿，又突然止步仰脸，鼻子“蓬蓬”地闻着什么。一些姑娘们挎着篮子走出来，见了宝物吓得尖叫奔跑，蘑菇撒了一地。它向前追逐，直把她们赶得很远很远才转回来——一个面孔白净的年轻人正用一根柳条串起姑娘们丢弃的蘑菇。宝物撒一点尿，走了。

暮色苍茫，树影如山，宝物出巡了。

它的三角形脑袋被树叶上的水珠弄得湿漉漉的，残缺的牙齿从紫唇间露出来，昂着硬邦邦的长鼻梁。星星还没有出来的这一瞬间，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它毛发间涌动。那是一天的映照蓄成的电火，凉风摩擦着毛皮，电火就在身上爆开。它像被一些细线勒住了，不停地挣吼，向着夕阳沉落的方向奔跑。回返途中，它遇见什么就想咬死什么。那些不知道在宝物出巡的时刻回避的蠢物，理所当然地要倒霉了。它的鼻孔吸进一万种林中气味，让其徐徐地流入，小心辨别。蘑菇的味道最清晰，它们的形状、颜色，都如同看到一般。它在

林中生活多年，跟老丁学会了吃蘑菇。老丁有神力啊，无所不能。它离开那个枯瘦的老头，脾气总是坏透了。毒蜘蛛的液汁更深地渗入，它吼着在原地转了一圈。一只刺猬急急地从灌木中钻出来，球成一个刺蛋。宝物将它埋起来才往前走。它登上一处沙丘，前腿直立，小灰眼珠瞄向四方。五棵最高的杨树，加上五棵黑色的橡树，等于十棵。它跟老丁学会了一位数的加法。土丘下边白沙如雪，绵软可爱，曾有一对狗男女躺着聊天。他们都是林边小村里的人。还有个雌狗叫皮皮，总是打了红脑门，宝物差一点爱上它。皮皮窜到林子里，那时宝物凶猛地扑上去，咬豁了它一只耳朵。小皮皮滴着血汁，哭着跑了。这个小林场啊，一主三仆，还有一个宝物。它有着统揽全局的气魄，兢兢业业。老丁香甜的鼾声使它无限幸福，醒来时静静倾听，睡去就做关于老丁的梦。它知道老丁对它有多么好：据理力争，硬是从总场场部要来了它的口粮。原先宝物一无所有，总场场长申宝雄虽与它同占一个宝字，却无一丝同情。老丁力争不懈，宝雄才算松了手，每月从手缝里撒出十斤粮食。它吃着官粮，没有月薪。这都是老丁的神勇啊。智慧的主人，英勇无敌，威震四方。宝物在林子里奔驰，热汗横流，万难不辞，只为一人守着疆界。

毒蜘蛛的毒液渗入了胸部的脉管。巨大的、难以忍耐的烦躁在胸部漫开，恨不能撞倒一棵橡树。这林子里有毒的东

西可真多，连蘑菇也有毒。吃了毒蘑菇就算活不成了。老丁认得它们，总是用两个手指夹住扔出来。“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，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。小村里驻队干部中有个公社女书记，满脸横肉有黑斑。只因搞上了参谋长，把毒蘑菇放进丈夫碗。丈夫贪吃又贪睡，半夜三更一命归西天。参谋长领人把案破，说小案一桩有何难，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，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。久后遗孀有厚福，说不定招个贵婿进庭院。女书记闻听破涕笑，说化悲痛为力量革命路上一往更无前。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，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。”宝物那时候正处于患难之时，它无意中向黑洞洞的那间小屋瞅了一眼，就看见了参谋长和女书记。女书记把几颗花顶毒蘑菇揣进了衣兜。宝物承认女书记干得漂亮，嫉恨得牙齿格格响……蜘蛛毒液渐渐涌入了心脏。它尖叫一声倒下，两爪插进土里。灰眼里有什么闪了一下，将熄未熄。幻幻的蓝影儿在眼前飘着，飘着。它的头昂起来，又重重地耷拉下去。它看见林中小屋蒙在一片蓝色里，老丁蹲在宽大的锅台上，手持小木锨搅弄热气腾腾的铁锅。他周围有三个人，伸长了脖子。哎哟，好鲜的蘑菇的气味啊，好馋人的气味啊。这蓝色使四个人像金属制品一样，他们机械地活动，手脚关节的折动嘎嘎有声。老丁唱起了下流的歌，木锨搅动不停。也只有他亲手做成的汤才如此诱人。白色的蒸汽

往上冒着，与一种蓝色汇到一起，又渐成红色……蓝色终于全部褪尽，黄色和红色弥漫起来。最后，所有的幻影全不见了。那个毒蜘蛛的阴魂绕着它回旋三周，无可奈何地要离去了。“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，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。”它恶狠狠地盯着蜘蛛的阴魂。

二

老丁手里的木锨像一支橹桨，摇啊摇，铁锅里面起波澜。一边的三个人咽着口水，咂着嘴。“文太！黑杆子！小六！”老丁在锅台边唤了一句，他们立刻应声：“哎啦！”老丁又摇了一会儿，向一旁伸伸手，白脸文太赶忙递过去一个黑色小瓷瓶。老丁握紧瓶子，照准锅心就是三甩。文太转脸看了看其他两人，朝锅台边的老人一竖脑袋。黑杆子咧着大嘴，抄着手，快乐地蹲下又起来。小六脸色苍白，眼睛不停地动。黄色的玉米饼擦在一边的一块木板上，冒着热气。这个夜晚不用说有一顿好饭：喝蘑菇肉汤，吃玉米饼。老丁要喝酒，那是一种味道纯净的瓜干酒。如果老头子高兴，也许会分给三个人每人一口。黑杆子白天在林子里打到了一个猫头鹰，文太和小六认为它的肉不能食用，被老丁喝斥了一

句。它的肉与蘑菇配在一起，味道诱人。老丁的话从来没有错过。汤熬好了，老头子从锅台上蹦下来，热汗涔涔。他唱着歌，文太和黑杆子不停地笑，老丁于是更起劲地唱。小六脸庞木木的，老丁就在唱词里加进了一句骂他的话。小六的脸红了一下，接上又白了。文太提议开饭吧，老丁瞅瞅屋外的黑夜，又歪头听了听说：“宝物许是遇上了麻烦，它早该返回了。罢，不等，开饭。”话一停，黑杆子抄起大铁勺，在四只碗里一一点过。有一个印了金边的大碗里蘑菇多汤儿少，不用说是为老丁准备的。老丁说吃吧吃吧，饭后再不见宝物，那么黑杆子就掇枪出去找找吧。他说着大喝一口，又到身后黑影里摸出了一个酒瓶。酒香一下子散开来，文太激动得手都抖了，呼出一声：“丁场长……”小六狠狠地盯一眼文太。老丁一抬手拍了一下文太的肩膀：“喝口喝口。”文太抱住光滑的瓶子吮了一大口，咕的一声咽下，愉快地大喘。黑杆子起身点燃了桅灯。黄色的亮光罩住了小屋，四人围坐着，脸色通红。小六嚼玉米饼的样子很怪，左腮总是凸起一个拳大的瘤。老丁说：“六儿牙口不好。”大伙都笑了。牙口如何如何，一般指牲口。

这片林子属于几十里地之外的国营林场。十年以前老丁一个人在这小屋子里看管林子，总场为了加强管理，又派来三个工人。老丁自封为场长，而总场方面只将他们四人唤作

“林业小组”，并临时指定小六负责。小六十四岁上入过团。四人当中，只有小六衣兜上有支无水的钢笔。老丁吃饭时常托物言志：“南边那个小村里有个花狗，狼狗样儿，两耳竖起几寸高，龇着牙瞪着眼。有一回它和宝物争东西，都替宝物捏一把汗。宝物又瘦又小没神哩。谁知它三两下就把花狗干倒了。人狗一理，切莫让装出的模样给唬住。”文太接上：“老丁场长所言甚是。您老经过万水千山，烽火连天，然百炼成钢。就不像一些小人，鸡肠狗肚，阳奉阴违，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。”文太在总场时读过很多有“毒”的古书，并且常常背诵书上的话，引起了总场办公室秘书的嫉妒。秘书告到场长兼书记申宝雄那里，文太就给贬到了这块僻远的林子里。黑杆子听了文太的话哈哈笑着，十分快意。他听不出两人的意思，但知道是冲小六去的，就笑。他原想笑过之后会得到一口酒，但老丁并未慷慨到这个地步。黑杆子像文太一样对老丁入迷，任何情势下都不会恼恨。他咂了咂嘴，觉得这个夜晚稍微有些寒意。刚来林子里不久，老丁就将自己的十七斤半重的土枪送给他，说：“你负责武装吧。”从此他就枪不离身。武装多么重要，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而老丁竟然把枪杆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莽汉。他一时无语，惟有感激。

“这种蘑菇可是稀罕。你们看它什么模样？细脖儿小脑，

像肥豆芽儿。这叫‘小砂蘑菇’，味儿最鲜。我在这林子多少年，这种蘑菇可吃不多。嘿哎，文太你哪里整来这么多？”老丁用筷子夹住一个蘑菇。文太说：“我知道丁场长的口味儿在哪里——就不厌其烦地采找……”他讲到这里觉得有一对冷冷的目光射向自己，一转脸，见浑身被夜露湿透的宝物突然出现在黑影里。他的腮肉抖一下，急急说：“宝物回来啦，回来啦。”老丁搁了酒瓶，抹着腰踱过去，伸手撩起它的下巴看着。宝物僵硬如铁，纹丝不动。“宝物！”老丁大喝一声。宝物洒下了两滴泪水。老丁大惊，严厉地扫了三个人一眼，说：“你们谁欺负它了？”三个人都摇头否认。老丁沉思半晌，点点头：“它受调弄了，我知道。可怜的狗。它就是不会说话罢了，它有肚量啊。一条好心眼的狗。”他说着倒了一点汤汁，又小心地掺了三滴酒，送到宝物面前。宝物闻了闻，眼前又掠过一片蓝色。“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，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。”那个恶毒的猫头鹰曾经怎样诅咒过它呀，眨眼竟成杯中羹。它快乐地饮了一大口，品着一种熟悉的气味。这气味多少有点像那个公社女书记身上的味儿，于是它怀疑是同物异形，暗中盘算准备私下一访，去看看那个女干部还在不在了。它要从参谋长的屋里搜索起来。说不定参谋长也是个善于使用毒蘑菇的角儿，如果那样女干部真的要倒霉了。宝物很快地、心事满腹地喝完了蘑菇

肉汤，抿抿仍然肿胀的嘴唇，退到一边看着四人进餐。除了小六以外，其他人都吃得上汗淋漓。老丁把金黄的一个大玉米饼放到膝盖上掰断，取了一半咬着。他像个满口钢齿的小型机器，在吞噬金块儿。他把酒瓶儿放在左脚边上，不时拾起来吮一口。小砂蘑菇被他夹住，先咬去小圆顶，再咯咯地嚼掉茎子。“美味啊！先记文太一功。”文太摇着手，瞥了宝物一眼。宝物只用左眼看着文太。老丁又唱起歌来——宝物出巡归来了，老头子安心了，歌声自由自在。他把京剧和民间小调掺在一起，一会儿昂扬刚烈，一会儿涓细温柔，净唱些古怪的传闻。所有人都差不多吃饱了，跟老丁一起快乐。老丁一边唱一边又摸出那个制成不久的特大烟斗。黑杆子抓上烟末，文太划亮火柴。他吸一口，哼一句，断断续续地诅咒着一个小人。宝物忍不住兴奋活动了一下前爪，不停地瞅脸色阴沉的小六，突然老丁伸手一指宝物说：“嘿，笑了笑了。”宝物真的在笑，那颗残缺的牙齿都露出来了。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说呢文太？”老丁笑眯眯地问了一句。文太一拍膝盖：“那是当然的了。”他又推拥一下黑杆子，重复一遍：“当然的了。”黑杆子看看小六，鼻子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。他背上枪，暗里跟踪过小六，让老丁知道了，被老丁好一顿训斥。老丁说：“六儿也不易哩，由他做吧。”不久文太去小村的小卖部取酒，老七家里告诉文

太一些事情，让他捎话给老丁，说小六来买走一片泡制墨水的颜料。老丁恼了。他料定小六要把墨水灌到那管笔里，向总场写点什么。那个估计不错，因为半月之后总场派来了工作组，场长兼书记申宝雄亲自挂帅。一时间黑云翻滚，天低云暗，虽然撼山易，撼国营林场一分场难，但也总嫌麻烦。事后老丁让文太去总场活动，历尽艰辛才搞来小六报的黑材料。老丁目不识丁，让文太读了读，开头几句就差点让老头子昏厥过去。老人冷静了两天，对文太说：“怎样对付这个，我考考你。”文太半晌不语。老丁说：“还亏了是个读书人哩。对付这个容易哩，我党有个好办法，就是把阴谋变成阳谋。公布黑材料吧。”文太无比钦敬地看着老丁。第二夜，他们趁着小六不在，捻亮了桅灯，将黑杆子召到屋里，让宝物端坐到它的位置上。文太一字字念起，大家一声不响。宝物坐在黑杆子左边，面色极为冷峻。

那个秋夜的风声至今响在耳边。那个秋夜猫头鹰凄怆地叫着，一直伴着文太的朗读声。宝物听不明白，但愤怒与时俱增。如果老丁有令，它将把那个黄脸青年撕碎。它用舌尖舔着残牙。想不到小六白纸黑字，如此凶狠——敬爱的场部领导党的组织见字如面，一共青团员在遥远的这里谨向您致以革命崇高敬礼，并同时汇报当地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全面腐化的可怕现实。有人即老丁野心勃勃目无领导，不顾上级

三令五申私自称林业小组为一分场并自封场长。革命职工敢怒而不敢言并且渐渐同流合污。本人早年入团宣誓响彻云霄，独自奋战，死而后已。这里虽然环境险恶民不聊生伙食很差，如每顿饭三两粗粮二分菜金，但尚有野菇可补其不足。最难忍受修正主义磨刀霍霍，狼狈为奸。他们让黑杆子掌握反革命武装，火药味很浓。这里还养了一条资产阶级走狗，取名宝物，向人民咬牙切齿。总之，这里已是一个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之独立王国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还有，老丁与当地民众间不三不四者勾搭，多次密谋，不可告人的勾当我看也有。老七家里与老丁过从甚密，中间由文太奔走。注：老七家里即一四五十岁民妇，相貌一般，性情残暴，成分在中农与贫农之间（待查）。她现为小村代销店售货员，以职权之便私销老丁等人干蘑菇，付以烧酒。烧酒作为资本主义货物，上级早已列为控制商品，但老丁从小店倒卖大宗。他们整日借酒浇愁，谈论黄色下流之极。上层建筑舆论阵地要占领，他们还借机散布不满情绪，今不如昔，拒不组织上级及党委多次布置的文件学习心得体会，不办墙报，不开展政治。老丁与老七家里究竟如何，仍在观察。是否有染，难以断定，因为并未亲眼看见。更为可恶的是，老丁散布谣言，将驻村女干部与一参谋长强加与人。注：众所周知，谁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；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

谁能敌？且女干部为人和蔼，不笑不说话，早年曾为全社先进人物，学生时期就有突出表现，如用手捧牛屎至庄稼地等。总之此地已成反动黑窝，本人虽然坚定，但毕竟寡不敌众。当然，本人辜负党的期望与培养，没有负起领导责任，也应当检讨。切望上级及早进驻小林，使云迷雾散。急急。再次致以革命崇高敬礼。

赶走了工作组，又进一步将阴谋变成了阳谋，小六算彻底失败了。那个夜晚读完黑信之后，大家久久不能平静。老丁在昏黄的灯下踱来踱去，终于在宝物跟前停住了。他蹲下，抚摸着它的头颅，说：“你也听到了，黑信里点了你的名，骂你是‘走狗’。”宝物无语，胸部急剧起伏。它的目光紧紧盯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文太起身去看了看，发现了小六穿过的一只破力士鞋。黑杆子捏紧了枪杆。那个夜晚啊，那个夜晚猫头鹰的凄厉的叫声啊。“君子能忍自安。”最后还是老丁说了这样一句，送去了无限的慰勉。从此之后小六还是小六，老丁还是老丁，似乎两不相扰。但大家都看出小六大势已去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精神。老丁在林子里理所当然地决定一切，而且小村里的人也敬他三分，都呼唤：“老丁场长！”那个公社女书记与参谋长仍在小村驻扎，节日里还要代表地方政权向老丁送些吃物，以示关怀。本来天下太平，一切正常，如老丁守屋，其余到林子里或劳动或管理招来做